

《搜神记》之后

新神话掌门人树下野狐全新打造

2006奇幻巨著《仙楚》

万千「仙迷」翘首以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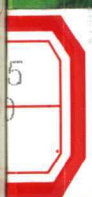
仙楚

3

北斗

树下野狐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

北斗

树下野狐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楚③/树下野狐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219-05616-8

I. 仙... II. 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0156 号

总 监 制: 彭庆国

图书策划: 符马活 李师江 吴 又

责任编辑: 杨 冰 李 洁

封面漫画: 翁子扬

插页漫画: 欧式设计

封面设计: 80 零·小贾

仙 楚 ③

XIAN CHU ③

作 者 树下野狐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字 数 251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
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9-05616-8/I·896
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- 
- 第 1 章 此时此夜难为情 001
- 第 2 章 朱唇掩抑悄无声 013
- 第 3 章 青帝万里月轮孤 024
- 第 4 章 秘法虔心传付与 035
- 第 5 章 东风夜放花千树 045
- 第 6 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 056
- 第 7 章 天南地北双飞客 066
- 第 8 章 树老无花僧白头 077
- 第 9 章 熊蹲豹踞争低昂 088
- 第 10 章 雄豪猛焰烈烧空 100
- 第 11 章 剑光照空天自碧 111

目 录

- 
- 第 12 章 去时雪满天山路 123
- 第 13 章 混沌分来融间气 134
- 第 14 章 直道相思了无益 145
- 第 15 章 北溟有鱼名为鲲 156
- 第 16 章 海水桑田几翻覆 167
- 第 17 章 挈舟海上寻神仙 178
- 第 18 章 天荒地老无人识 189
- 第 19 章 去留肝胆两昆仑 199
- 第 20 章 火鸟日暗崩腾云 209
- 第 21 章 碧峰海面藏灵书 219
- 尾 声 他生未卜此生休 232



第1章

此时此夜难为情

彤云渐散，夜空湛蓝，几颗星辰淡淡地闪烁着，悬挂在落雁峰的峭壁边缘，静谧而寂寥。

寒风刺耳呼啸，也不知从哪里卷来一蓬雪花，零零落落地飘卷而下，落在楚易滚烫的脸上，顿时化为雪水，冰凉透心。

李思思双颊酡然，眼波矇眬，出神似地凝视着远处，低声道：“那时正是正午，四周却漆黑一片，像是突然变成了黄昏。狂风发疯似地摇荡着树林，暴雨倾盆，雷声隆隆作响，闪电将漆黑的树林一阵阵地照成蓝紫色。

“但那时我迷迷糊糊，什么也瞧不见，听不到，满心晕眩似地狂喜和幸福，只反反复复地想着：他喜欢我，原来他也是一样地喜欢我啊！”

“泪水不断地涌出，和着雨水，流入口中，和他的舌尖混在一起……那甜蜜而酸楚的滋味，像天雷地火，劈穿了我的五脏六腑，让我喘不过气，发不出声，让我们在战栗的情欲中熊熊燃烧，一齐烧作了灰烬……”

“就在我们赤裸相拥，狂乱缠绵的时候，几道闪电接连劈落在我们身旁，瞬间将那些参天巨树一一击为两半，轰然倒下……”

“那一刹那，我心中说不出的惊惶恐惧，又说不出的喜悦幸福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心想：老天爷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但我爱他胜过世间的一切，我要生生世世做他的女人，就算你现在用雷霆将我劈死，我也绝不会松手啦！”

李思思唇角漾起一丝凄楚而甜蜜的微笑，低声道：“这些年，我常常 would 想，为什

么那些雷电将四周一切烧成了焦土，而我们却安然无恙？是不是天见可怜，真的想要成全我们？还是它故意要捉弄我，惩罚我，让我沉沦地狱，承受那随之而来的万千苦痛折磨？

“但那时我即便知道将来发生的一切，即便知道七哥日后会这般待我，我也决计不会改悔。

“当他紧紧抱着我，在我的身体里凶猛而温柔地挞伐，当他哭泣似的一声声叫着妹子，在我耳边诉说着几年来的爱恋，我的身心就已经被他彻底地粉碎了，融化了，从此再也不属于我，再也不能回头……”

李思思的话语，就像压在楚易身上的巨灵石，炽热而沉重，迫得他越来越透不过气，难以呼吸。

李思思脸上红晕更甚，眼波温柔，低声道：“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些年里，他也一样喜欢着我。之所以避开我，不是因为讨厌，而是因为害怕，害怕自己一天比一天炽烈的情感，害怕这该诅咒的荒唐命运……”

“原来每天夜里，当我辗转难眠的时候，他也一样在思念着我；当我为他的风流花心呷醋的时候，他也为我和别人的调笑妒火熊熊。我们就这样相互猜疑试探，相互报复折磨……”

“如果不是因为今天，他料到四哥、九哥对我的企图，不顾一切地赶来救我，或许永远不肯袒露心迹，或许我们会永远这么疏离下去……”

“况且依我的性子，倘若那日真被四哥、九哥玷辱了，必定会玉石俱焚，和他们同归于尽。那么，我和七哥之间，还会不会有这些爱恨纠缠的故事呢？对于我们，这究竟是幸运，还是不幸？”

她怔怔了片刻，眼圈忽地又是一红，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“可是命运中没有‘如果’，一切从开始的刹那，都已经注定了。苍天安排芸芸众生，不是为了体现他的仁慈，只是用来戏耍消遣，展现他的强大罢了。人世间的幸或不幸，不过是在他一念之间。”

她的笑容中带着说不出的凄楚、讥诮与怨恨，声音飘忽不定，苍凉而空茫，就像这雪后的无边夜色。

“我们在雷雨中也不知欢好了多久，仿佛用尽了这些年贮藏的所有热情，方才精疲力竭地躺在那冰冷的泥泞里，雨水冲刷着我们，却再也冲刷不了已经发生的一切。

“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听着彼此的呼吸和心跳，如此疲惫，又

如此幸福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就这么一齐睡着了。

“醒来的时候，繁星满天，在树梢枝叶间密密麻麻地闪动着，一阵风吹来，整个天空似乎也随之晃动起来。

“空气如此清新，花香、虫鸣、远处淙淙的水声……从四面八方包裹着我，包裹着这温柔的夜色。我突然忘了身在何地，像是被浮云托着，悠悠然地飘在半空里。

“我转头瞧见身旁熟睡着的七哥，他侧身紧紧地抱着我，腿横跨在我的身上，好像在睡梦中也要占有我。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。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七哥，就像一个依恋在母亲怀里的孩子，纯净、安详而脆弱。

“那一刻，我的心中充盈起强烈的幸福，汹涌得让我窒息，而心却像是抽搐似地疼痛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涌起一个奇怪的念头，我不但要用一生去爱这个男人，还要像母亲一样地宠他、呵护他，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他，哪怕为此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……”

听到此处，楚易心中大震，对她的怨恨仇怒又消减了许多，忽然忖道：李玄虽然恶贯满盈，但在她心底却是至亲至爱之人。我杀了他，固然是合乎公义，然而她要杀我报仇，却也是顺乎情理。世间善恶或有标准，但是非……是非又有绝对吗？

李思思沉浸于回忆之中，眼波重新变得柔和飘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……我抱着他，满心甜蜜欢喜，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树林里一片漆黑，已近黎明。七哥坐在我面前，眼睛闪闪发光，古怪地盯着我，狂喜、恐惧、后悔、痛恨……交织在一起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……”

“我的脸突然热辣辣地烧烫起来，又是害羞又是喜悦，正想说话，他突然跳起身重重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，嘴角登时溢出血来。我吃了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‘七哥，你做什么？’”

“不等我起身，他又跪倒在地，咚咚咚地磕了几个头，颤声道：‘妹子，七哥对不起你！七哥害了你！’我心里一阵难过，哭着说：‘傻哥哥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喜欢你呀！’起身便想去抱他……”

“他眼中闪过恐惧之色，猛地退出十几步外，远远地摇着头，道：‘妹子，咱们是亲兄妹，这等大错已是天地不容，如果执迷不悟，那更是……那更是……’”

“瞧着七哥越退越远，我惊愕伤心，脑子里迷乱一片，只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分明：他要离开我了！他又要离开我了！心里疼得像要滴出血来，不顾一切地大声哭叫：‘我不管！我才不管什么天理人伦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，没了你，我便是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！’”

“话音刚落，树林里突然响起一阵阴森森的狂笑：‘好一个“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！”，好一对逆伦兄妹，痴情怨偶！’”

“我和七哥大吃一惊，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人面蛇身的怪物缠在不远处的树上，绿眼闪电似地打量着我们，笑得又是怨毒又是狰狞。”

楚易心中一凛，觉得她所说的这个怪物仿佛在哪里见过，忽然灵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伏羲老祖！”

李思思微微一笑，淡然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伏羲老祖。那时我和七哥都没开始修行，身在皇宫，又哪曾见过这些山野江湖的妖魔鬼怪？瞧见这么一个妖物，我吓得两腿发软，连话都说不出来啦。”

这伏羲老祖是三十年前恶名昭著的魔门妖怪，相传是太古蛇人族之后，原本出没在岭南一带，为害甚重。

其修为臻于散仙之境，比起现在的魔门十妖可要高明得多了，曾与李芝仪有过几次交锋，不分胜负。后来不知所终。

楚易融合了李芝仪的元神，对这妖怪自然印象颇深，心念一动，暗想：这蛇妖吃人不吐骨头，遇见他们，绝没有留下活口的道理。他们既能活下来，若不是因为蛇妖对他们有所求，便是因为这蛇妖阴沟翻船，死在了他们兄妹手中。

想到这三十年来，伏羲老祖音讯全无，只怕还是后面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。但这妖魔修为极强，却不知何以竟会命丧他们之手？

一时间，他大感好奇，凝神聆听。

李思思说道：“七哥瞧见那妖魔，立即抓起地上的长弓，接连便是三箭。那蛇妖哈哈怪笑，躲也不躲，只喷了一口绿雾，就将鹰翎箭震成了粉末。”

“七哥臂力极强，精擅箭术，比起军中的几个大将军也不遑多让，但在这老妖面前，竟像是一个婴孩一般软弱无力。”

“但七哥素来好强，又惊又怒，叫道：‘妹子，你快骑马回宫，这妖怪交给我来收拾！’箭如连珠，不断地朝蛇妖射去。”

“我知道此时再不走，不但帮不了七哥，反倒是他的拖累，于是强忍不舍，发足狂奔，朝不远处的赤兔马冲去……”

“伏羲老祖哈哈怪笑道：‘好一个蛮不讲理的小王爷！老子是给你们兄妹做月老来了，不请我喝谢媒酒，反倒一再拿箭射我，是何道理？’”

“话刚说完，又喷出一口绿雾，狂风大作，七哥射出的鹰翎箭纷纷掉头射来，擦着我身边呜呜飞过，顷刻间将赤兔马射得犹如刺猬一般，悲嘶倒地。”

“我惊叫一声，忽然觉得背后腥风鼓舞，腰间一紧，脚下一空，便被那老妖紧紧卷住，拔地飞起。冰冷腥滑的鳞甲贴在我的脖子上，勒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心里又惊又怕，只道要死在这妖魔的手中了。”

“那妖魔‘咦’了一声，绿眼凶光闪烁地瞪着我，神色古怪，像是惊愕，又像是狂喜。愣了片刻，突然哈哈狂笑起来，说：‘妙极妙极！真是天助我也！’”

“七哥大惊失色，生怕伤着我，握着弓箭，再不敢进攻，只是厉声叫道：‘大胆妖怪！公主金枝玉叶之身，你若敢伤她半根毫毛，本王便将长安城内的道佛高手尽数招来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’”

“那老妖一点也不害怕，反倒笑道：‘你只管叫来，老子正想让天下人都来看看这一出好戏呢。’左手变出一个彩色的珠子，光芒闪耀，在空中形成了一幕幕图像，竟然是我和七哥先前缠绵欢好的情景。”

“我见了顿时失声惊叫起来，虽然对适才发生之事毫不后悔，但想到倘若让蛇妖将这秘密暴露于天下，不但我们身败名裂，整个皇室也都将颜面扫地，不由得又羞又怒，险些晕了过去。”

楚易心中更是一片雪亮，“果不其然。这老妖早就发现他们的秘密了，以此要挟他们必有所图。”

李思思眯起双眼，仿佛又瞧见了当日的情景，继续说道：“七哥脸色也变得惨白，冷冷地说：‘妖孽，你想要什么？直接说来便是。’”

“伏羲老祖哈哈笑道：‘齐王少年英豪，果然是快人快语。其实我实是一片好心，看你们兄妹根骨奇佳，又彼此痴情，颇有我们蛇人族的风范，所以有意收纳你们做徒弟，如何？’”

楚易“咦”了一声，颇感惊讶，心想：想不到你们竟是这蛇妖的徒弟。

蛇人族自称伏羲、女娲之后，自古以来姐弟、兄妹通婚，风俗迥异于他族。因此即便是太古大荒时代，也被中土各国视为异类。黄帝统一天下之后，更将他们斥为妖邪，逐出大荒。

如此说来，这老怪见了李玄兄妹乱伦，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倒也不无可能。

岂料李思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嘿嘿，你当他是真心要收我们为徒吗？这老妖嘴上蜜里涂油，心中却是歹毒至极。他在终南山下盘桓了几年，你猜猜是为了什么？”

楚易心念一动，失声道：“秦皇地宫？”

李思思冷冷道：“不错！这蛇妖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秦始皇与魔门之事，料想轩辕六宝必定藏在秦始皇陵内。只可惜地宫极为隐秘，以他的能耐，找了整整四

年，连入口在哪儿也没查出个究竟。眼看我们兄妹送上门来，便想借我皇室之力，帮他查出秦陵秘密。

“我们那时不识江湖险恶，哪知他心底的算盘？就算知道，有这把柄在他手中，又怎敢不从？无可奈何，我们只好乖乖地吞了他的蛇蛊丹，按照蛇人族的礼仪，拜他做了师父，而后又在他面前互饮鲜血，结为夫妇……”

她的脸上突然泛起一层红晕，神色古怪，柔声道：“但是当七哥苍白着脸，吮吸着我指尖的鲜血，叫我娘子的时候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全身无力，一颗心仿佛要爆炸开来，所有的恐惧羞愤全都抛到了脑后，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幸福、甜蜜和欢喜。对那蛇妖，甚至还涌起了一丝感激之情……”

“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再没将七哥当做哥哥，就像那祈祷词中所说‘精血相融，海枯石烂，生生世世，愿为君妇’……虽然知道这一切算不得数，但不管如何，只要能做得他一时半刻的妻子，我就死而无怨了。即便是万夫所指，千秋唾骂，我也管不着啦。”

她的话语虽然轻柔低婉，却是斩钉截铁，极为坚定。楚易心中酸甜苦辣，百感交集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李思思停了片刻，悠然续道：“伏羲老祖变做一个老家丁，随着我们回到京城，潜伏在齐王府里。起初倒也安分守己，只是假托传我们法术之名，让我们帮他偷来了众多的皇家道藏典籍，灵丹仙草，供他修炼。”

“七哥和我虽然百般不情愿，但命系他手，却也只能敢怒不敢言。那老妖心怀鬼胎，果真传我们吐纳练气之术，而后又逼迫我和七哥阴阳双修。几个月里，我们的修为突飞猛进，很快便已到了灵人境界。”

“那段时间，我过得恍恍惚惚，就像是活在梦里云端。其实能不能修炼成仙，对我来说无关紧要，只要能 and 七哥永远这般朝夕相伴，那可真比做神仙还要快活。但我心底又说说不出的忐忑担忧，生怕某天醒来，发觉当真只是一场春梦。”

“过了几个月，我渐渐觉得有些异常，体内忽冷忽热，就像患了疟疾一般，说不出的难受。一天夜里，正和七哥阴阳双修之时，突然觉得两股冰寒、炽热的真气一齐灌向脑顶，剧痛如狂，身子仿佛要炸裂开来。”

“七哥惊骇至极，抱着我大声呼叫，束手无策。伏羲老祖却笑嘻嘻地袖手旁观，不住地啧啧叹道：‘果然是千载难逢的水火神英，短短三个月，居然就有如此进展，厉害！当真厉害！’”

“水火神英？”

楚易猛地吃了一惊，想起她体内阴寒诡异的水属真气，又想起她适才轻而易举解印朱雀所使出的火族法术，登时恍然：是了！原来这妖女竟是火灵、水灵并体的双德之身。

灵光一闪，突然明白伏羲老祖为什么要收她做弟子，又为何要传她这些妖功邪法了！

玉衡剑被镇在南荒何处，向来无人知道。但李思思既是水火神英，自然便能感应到水火神兵的灵力。有了她，伏羲老祖就如同有了大海捞针的磁石。

果然，只听李思思道：“七哥惊怒悲愤，蓦地跪倒在蛇妖面前，不住地叩头求他救我一命。老妖怪笑了几声，说：‘你妹子自作主张，不按照老夫教的法门修炼，现在已经走入火魔。凭老夫的粗浅造诣，又岂能救得了她？不过你若真心救她，我倒可以指点一条明路。’

“七哥咚咚磕头，满额都是鲜血，说只要老妖肯指点迷津，救我一条性命，要他做什么都可以答应。我迷迷糊糊中听见七哥的话语，心里又是悲痛又是喜悦，以他骄傲的性子，若不是爱极了，又怎肯为我放弃自尊，伏地求饶？那一刻，我就算是死了也心甘情愿啊。

“那老妖从袖中取出一颗药丸，假惺惺地说：‘罢了罢了，咱们师徒一场，你妹子又是千年一见的良材美质，我又怎舍得她死？不过，我这颗回神丹至多也只能保她三年的性命而已。现在普天之下，唯一能救你妹子的，就只有太古的玉衡剑了。’

“老妖将药丸送入我的口中，又对七哥说道：‘祸福相倚，好在你妹子是双德之身。眼下体内虽然水火交攻，但只要找到这柄水火神兵，楔入任督二脉，不但可以化解冲突的真气，还能融为一体，大长修为。’”

李思思妙目微眯，冷笑道：“原来这老妖早已从道藏中查出线索，推算玉衡剑大概在南诏国境内。为了让我们乖乖地帮他找到神兵，便用了这卑鄙无耻的伎俩……

“但那时我和七哥不过是初入修真之门，根本没有听说过轩辕六宝，自然也不知道这老魔头的狼子野心。七哥听说有救，欢喜不尽，对这老妖自是言听计从。

“为了掩人耳目，不引起天下人的注意，老妖又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。第二天，我向父皇奏请，要求嫁给南诏国王。

“当时南诏国王三番五次要求和亲，朝廷正在商议此事，听说我自请外嫁，都议论纷纷。父皇对我的宠爱虽然不如往昔，但要将我嫁给番王，却仍十分不舍。

“但当时的文泽天皇后对我极为厌憎，一力怂恿父皇答应。四哥、九哥自从那日之后，对我和七哥便极为畏惧，巴不得我走得越远越好，于是也纷纷动用关系，劝说父皇。

“最后，父皇终于下旨，将我嫁给南诏国王。七哥则依照计划，毛遂自荐，请求做赐婚使，一路护送我前往南诏。

“离开京城的那天，细雨霏霏，满城春绿，我坐在马车里，隔着窗子，看着熟悉的街道、喧嚣的人群……离我越来越远，心里没有半点惆怅，反而洋溢着说不出的兴奋与喜悦。反反复复地想着：我终于可以和七哥一起比翼双飞，到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了。

“到了南诏国边境，山高路险，瘴气弥漫，一行百余人都格外小心谨慎。等南诏国王派人前来迎接时，伏羲老祖突然施展妖法，掀起一阵狂风，现出兽身，将我和七哥吞入口中。

“众人大惊失色，乱作一团。那老妖则大开杀戒，当场杀了数十人，而后含着我们，乘乱逃之夭夭。

“此后两年，我们便藏身于南诏的山野之中，四处漂泊，依照老妖搜寻的蛛丝马迹，寻找玉衡剑的下落。”

楚易心中一动，凛然道：“是了，当年南诏和亲不成，兴兵叛乱，想必就是因为此事引起的。”

李思思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堂堂天朝的王爷、公主在南诏境内被妖魔所杀，南诏王还逃得脱干系吗？南诏王生怕父皇怪罪，索性在消息走漏之前兴兵叛乱，劫掠了边境七州四十五县，自称南帝，开始了六年南蛮之战……”

楚易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哼！就算被那蛇妖胁迫，你们身为西唐的公主和王爷，怎能因为一己之私，将天下百姓卷入战乱之中？看着边境军民为你枉死，心底难道就没半点愧疚吗！”

李思思扑哧一笑，秋波流转，嫣然道：“这倒奇了，杀人作乱的是那南蛮国王，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再说，那些蚁民贱如草芥，死便死了，与我何干？”

她眼光扫过那紫微星盘，脸上忽然闪过温柔凄婉的神色，低声道：“只要我能和七哥两情相悦，长相厮守，就算天崩地裂，人畜死绝，又有何妨？”

楚易气怒交集，只觉得自私冷漠，莫过于此女。当下冷笑不语。

李思思脸上红霞渐涌，柔声道：“南诏山水险恶，猛兽众多。我们随着老妖四处流浪，住在山穴树洞里，终日与虎狼为邻，猎熊豹为食。一边寻找神剑，一边潜心修

炼。修为一日千里，突飞猛进。

“在那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，七哥也渐渐忘却了伦常道德，对我一天比一天温柔依恋，就像是回到了从前青梅竹马的光景。唉，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时虽然漂泊不定，茹毛饮血，却是我这一生中最为逍遥快活的日子。只要能 and 心上人在一起，穷山恶水，也变成了世外桃源……”

李思思指尖轻轻地摩挲着紫微星盘，仿佛在抚摩着李玄的身体。眩光闪耀，一道道地映射在她的脸上，迷离恍惚，变幻不定。

她怔怔了片刻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可惜花无百日红，好景不常在。第二年夏天，到了怒炎山下，我体内的水火二气突然发作起来，炎寒交加，痛苦不堪。伏羲老祖却狂喜不禁，说我感应到了水火神兵的灵力，玉衡剑必定就在附近。

“他不顾我裂痛欲死，拽着我四处寻找。七哥虽然愤怒至极，但想到一旦找着神剑，便能将我彻底治好，也只有忍气吞声。

“我们辗转来到冰火崖下。那里寒风、热气交替鼓舞，寸草不生，更别说什么飞禽走兽了。我体内的水火真气越来越加猛烈，仿佛时刻要将我撕成两半。但我越是疼痛，说明越是接近神剑，我们的心底也越是激动欢喜……”

李思思左手一振，抖了抖玉衡剑，扬眉微笑道：“工夫不负有心人。过了三天三夜，在一个深达百丈的谷底裂缝之中，我们终于瞧见了这柄神兵。

“黑光、红芒交错闪耀，晃得我们眼都花了。那一刹那，我们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，张口结舌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伏羲老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拔出神剑，仰天大笑，欣喜若狂，什么也顾不上。七哥眼尖，瞥见在旁边的岩缝中，还嵌了一个银白色的圆盘。”

楚易心下恍然：原来紫微星盘竟是和玉衡剑藏在一处。李玄老贼阴差阳错，在南荒平白拣了这神器，才修炼成为魔门紫微大帝。

李思思道：“当时我们虽不知道这就是紫微星盘，却也猜到必定是了不得的大古神器，于是七哥乘着老妖不备，悄悄地藏了起来。

“眼见我忽冷忽热，疼痛欲死，七哥转身苦苦央求老妖救我性命。不料那老妖却哈哈狂笑道：‘小子，这神剑是北斗神兵之一，神魔覬覦，你真以为我会让你们活着离开这里，走漏风声吗？’说着随手拍出一掌，顿时将七哥打得鲜血狂喷，摔落一旁。”

李思思眉尖轻扬，眼中闪过怨恨之色，冷冷道：“当时七哥虽已有仙人级修为，但终究与那老妖相差太远，若不是有紫微星盘护住心脉，早已被他一掌击毙了。

“老妖见一掌没将七哥拍死，倒也有些诧异，笑道：‘好小子，不愧是老子的徒弟。可惜玉衡剑重现天下，总得饮些人血。你能成为神兵祭品，也不枉到这人世走上一遭。’大踏步上前，提剑朝七哥刺去。

“我在一旁瞧见，失声惊叫，泪水登时模糊了视线，心想七哥若是死了，我也决计不活啦。一时间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，突然一跃而起，挡在七哥身前。肚子一凉，玉衡剑恰好破体而入，穿入我玄窍之中……”

楚易“啊”的失声惊呼，玄窍又称下丹田，是修真的根本，所谓“神气之根，虚无之谷”。修真所炼的元神气丹便凝结此处，一旦被摧毁，则魂飞魄散，万劫不复！

李思思格格一笑，柔声道：“楚公子放心，我福大命大，又怎会死在那老妖手中？玉衡剑不偏不倚穿过我玄窍中心，若换了旁人，早已神魂烟灭。但当时我玄窍内一半阴，一半阳，水火交冲，被这水火神兵一搅，非但没死，反倒将水火两气融为一体，豁然贯通……”

她目光闪动，抿嘴微笑道：“更为玄妙的是，水火相融，元气飞旋，突然形成了强猛无比的涡漩吸力，瞬间将那老妖的真气绵绵不断地吸入我丹田之中！”

楚易“咦”的一声，又惊又奇，这可真叫因祸得福了！

与楚狂歌并体之后，他深谙吸真鼎炉大法，李思思所说的情景与这吸真大法异曲同工，虽然纯属误打误撞，但有了水火神兵相助，威力只怕更为强猛。

李思思道：“老妖措手不及，想要撤回，却反被越吸越入，惊怒交加，破口大骂。七哥只道我已经死在他的剑下，悲怒狂吼，突然奋力一跃而起，将紫微星盘劈入老妖头顶。

“老妖避无可避，凶性大发，竟使出两败俱伤的妖法，震断自己经脉，瞬间将残余真气直冲头顶泥丸宫……”

“轰隆一声巨响，我耳边就像被万千雷霆轰击，险些聋了，只隐隐听到七哥一声惨叫，然后便昏了过去。

“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伏羲老祖已经气绝，七哥浑身鲜血淋漓，躺在几丈之外，动也不动。倒是我自己肚子上虽插了玉衡剑，却偏偏精神奕奕，安然无恙。”

楚易听她平平淡淡地说来，想象当时惊心动魄的情景，掌心早已捏满了冷汗。

李思思道：“我拔出玉衡剑，伤口瞬间愈合，竟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但我可没心思顾着这些，哭着抱起七哥，使劲摇晃，又将真气拼命输入他的体内。

“七哥先前被老妖一掌打成重伤，为了给我报仇，又耗尽了真元，被老妖临死反扑，顿时震断了奇经八脉，奄奄一息。我费尽心力，却也只能暂时保他一口真气。

“绝望之下，我忽然想起老妖从前说过的童子纯元续命大法，于是就到附近山寨、村庄劫掠了几个少年，与他们交媾，吸取纯阳，然后再与七哥交合，将这些童子纯阳输入他的玄窍，续气还丹……”

楚易大怒，斥道：“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！那些少年呢？事后都被你杀了吗？”

李思思格格一笑，笑容中带着说不出的酸楚凄凉，淡淡道：“药熬好了，剩下的药渣还拿来做什么？再说，我的身体只属于七哥，若不是情非得已，我又怎能让别人沾染？就算他们没有当场脱阳毙命，也都被我杀啦……”

“好一个情非得已！”

楚易怒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嘿嘿，妖女，你既然如此忠贞不贰，又早识破了我的伪装，这些天又何必和我胡天黑地？莫非这也是情非得已吗？”

李思思眉尖一挑，霍然站起身来，像是愠怒，又像是羞恼。神色古怪地凝视了他片刻，忽地叹了口气，重新坐下，幽幽道：“你又想激我杀你吗？我才不上当呢。”

她双颊霞涌，睫毛轻轻颤动，低声道：“楚公子，你和那些童子自然不相同，和我见过的其他男人也都大不一样。如果不是因为七哥死在你的手中，我还真有些舍不得这般对你呢。”

她话语温柔哀伤，似是玩笑，又像是当真，听得楚易微微一愣，突然耳根烧烫，心中怦怦大跳起来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答。

李思思转过头，淡淡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我一连攫取了三十六个童子的元阳，才终于将七哥救转活来。但他却毫不欢喜，只是愤怒地瞪视着我，咬牙切齿，竟像是恨不能将我碎尸万段……”

她眼圈一红，凄然道：“我知道他不是恨我滥杀无辜，而是生气我将身子给了别人，但情势紧急，为了救他，又有什么法子？只要能让他活转过来，就算是被他嫌恶一辈子，也管不着啦。”

“如此又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他的经脉全都一一续起，真气也恢复了十之六七。那天晚上，正当我在攫取一个少年的元阳时，他忽然怒吼一声，一跃而起，一掌将那少年打成肉酱，而后近乎强暴地要了我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李思思的泪水忍不住扑簌簌地落了下来，颤声道：“他一边狂暴地和我交合，一边紧紧地扼住我的咽喉，在我耳边不断地咆哮，说我是他的女人，绝不允许其他男人碰我一根指头……”

“他勒得如此之狠，我喘不过气，舌头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，胸肺闷得就快爆

炸了，心想，我就要死了，就要死在七哥的手里了。心里又是悲伤，又是快活。

“忽然，他痛哭失声，撒开手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吻着我，在我的身体里汹汹暴发。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，那么滚烫，就像是一道道岩浆，狂猛地烧到我的心底，让我彻底崩溃了，融化了，如此痛苦，却又如此幸福……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哭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忽然顿住了。脸上酡然如醉，过了片刻，方才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。那时我才发觉，原来世间最锋锐的武器不是紫微星盘，也不是水火神兵，而是你心爱男人的眼泪。”

“从那一天起，我和七哥间的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他爱我铭心，却又恨我刻骨。疼我时巴不能将我捧在手心，含在口里；但恨我时却又百般辱骂，肆意鞭撻。常常是上一刻我还在天堂云端，下一刻便跌入九泉地狱……”

李思思凄然一笑，淡淡道：“那老妖说我是水火神英，想不到就连我的命运也像是水火交攻，爱恨交缠，注定只能徘徊在最激烈的两个极端。”

楚易心中一颤，想起当日自己知道萧晚晴欺骗自己时的愤怒，忽有所感。

或许所谓爱恨，便真如这玉衡剑一般，两两交缠，难分究竟。

也正因如此，情之一物，才最为伤人，也不知让多少痴男怨女生死相许。就连楚狂歌、李玄、萧太真……这些魔门散仙也不能幸免。

想到这里，心中酸苦交加，怅然若失，也不知是悲是喜。